

# 我想講的社區

- 記述我逐漸陌生的土瓜灣
- 輪椅上的深水埗
-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 天水圍的綠巡禮
- 路作為認識城市的中介
- 社區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踐行

葉子揚 | 譚永亨 | 魏筱筠 | 諾文小兄弟 | 孔維樂 | 龔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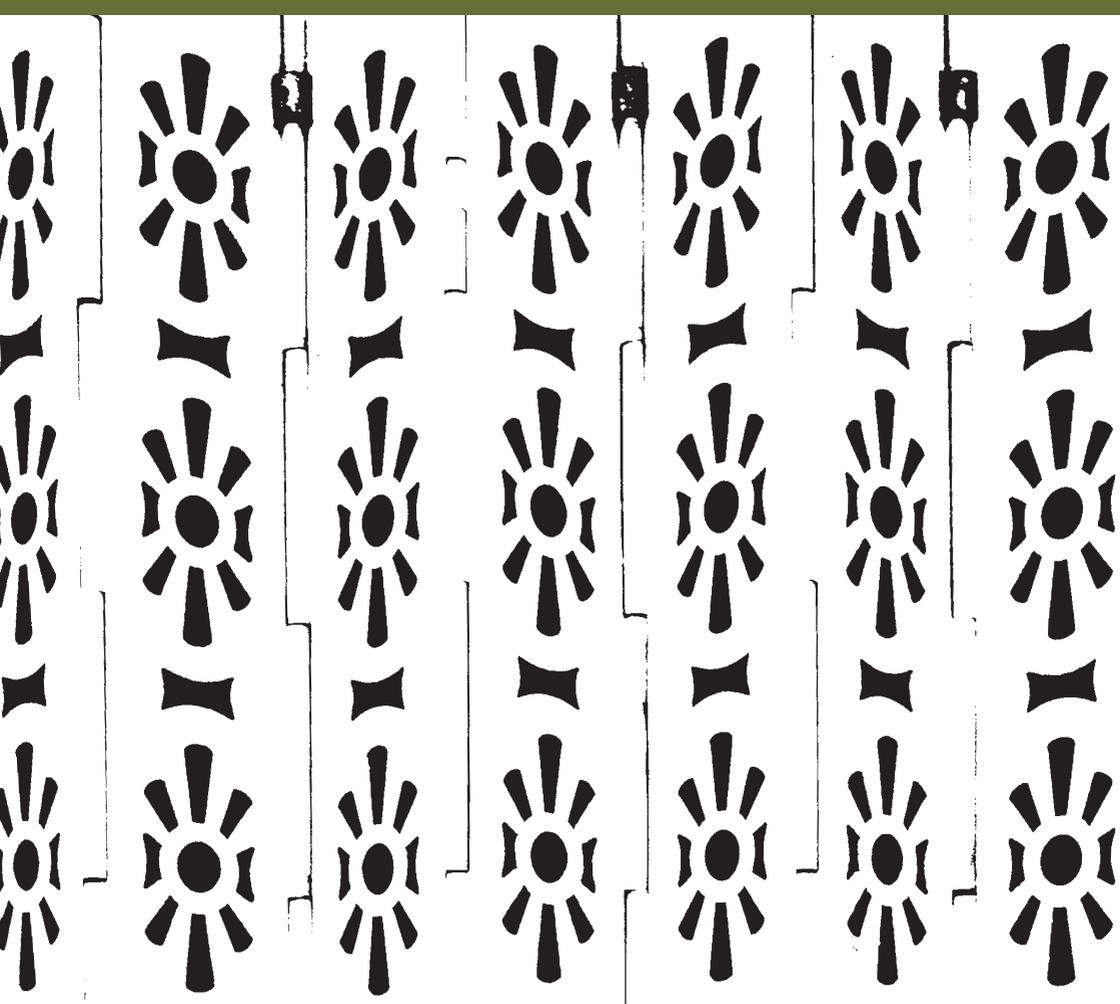
# 恩

迎向時代挑戰 · 同作信仰反思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146

2 0 2 2 年 1 2 月







## 思 | 146期 | 2022.12 | 目錄

- 編者言 | 麥明儀 · 2  
記述我逐漸陌生的土瓜灣 | 葉子揚 · 4  
輪椅上的深水埗 | 譚永亨 · 8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 魏筱筠 · 12  
天水圍的綠巡禮 | 諾文小兄弟 · 16  
路作為認識城市的中介 | 孔維樂 · 20  
社區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踐行 | 龔立人 · 20

### 《思》1989年創刊 | 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

本刊文章只代表作者的想法和立場，文責自負。歡迎轉載，惟請先知會本刊執行編輯，必須在刊物上註明出處，並把轉載刊物寄贈兩份給本會。

本刊為非賣品，歡迎任何有興趣人士或團體寄來郵費索閱（一年四期本地港幣二十八元／海外港幣四十八元，如用外幣支票另加銀行兌換費用港幣六十元），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寄本會會址。

編輯顧問：吳偉釗、秦海城、卜莎崙、范立軒、龔立人、鄧寶山、鄧長祐、陳美瑞、余鳳屏

■ 督印人：龔立人 ■ 執行編輯：麥明儀

■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電話：2398 1699 ■ 圖文傳真：2787 4765 ■ 電子郵箱：info@hkci.org.hk

■ 網頁：<http://www.hkci.org.hk>

■ 全書製作：deepworkshop ■ 圖：莫永雄 ■ 承印：同興印制

REFLECTION No.No.146 December 2022 ■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 Executive Editor: Mak Ming Yee

# 編者言



思

編者言

「我想講的社區」，是要求提供文稿的朋友說一區是她／他關心的。可以是居住甚至是成長的社區，也可以是返工放工的社區，或者只是一處她／他想探索的社區。集成的文稿帶來啟發不少，諾文小兄弟講天水圍公共空間的樹木，天水圍原來以公園眾多而出名，高聳的大樹四圍可見，也令人嘆為觀止。但諾文見到很多錯誤的植樹規劃，潛藏不少傷人傷樹的陷阱，從天水圍的綠可以引伸至全港的社區。子揚已移居海外，他寫了土瓜灣，他在這社區成長，卻是逐漸感到陌生，關鍵的原因是一車一車的同胞旅行團，改變了土瓜灣社區的生態；不久前港鐵通了土瓜灣，幸好那時候他已不在香港，否則他會神傷得抑鬱。深水埗通州街公園竟然是兩個朋友情之所繫的社區，阿筠是內地來香港讀書最後取得永久居民身分證的年青女子，阿亨是有眼睛、嘴巴和手指可以郁動，離不開輪椅的神學生，某年他選擇到通州街公園做實習，以「身心障礙者」的身分與公園的街友結連一起；而阿筠以「活動工作員」的職銜幫助街友解決衣食住行的大小難題。都是個人的選擇，但為什麼選擇走去親近城市中人是最貧窮最被唾棄的社區？再說，四篇講我想講的社區，竟有一半講同一個地方，怎樣詮釋好呢？盼望讀者整理出自己的答案。

尚有兩篇文章從思維理念出發，檢視社區的特色逐漸崩壞，孔維樂提出最大的問題是重構社區令居民失去了在社區的路上遊走的權利，一切改成以架空行人天橋穿梭於一式一樣的購物商場，社區沒有了散步和探索的功能。但文章的結束語是「路是人行出來的」，與其埋怨和嗟歎，不如用腳投票，行出路來。另一篇是龔立人博士寫的〈社區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踐行〉，採用的兩個概念分別是Henri Lefebvre所講的「再現空間」和「空間踐行」，配以馬太福音八章5-13節百夫長請求耶穌醫治他的僮僕，或許我們能揣摩到教會群體和信徒個人當在社區內做的事：「空間踐行需要有百夫長的跨越性，保持開放，為別人開拓空間，並有勇氣批判令人窒息和不義的空間踐行。這一切是在日常生活發生。」

選擇以社區為題，無非是過去差不多十年社區有很多「你估唔到」的變遷，往後應該仍會繼續；留下來的香港人，依然擁抱社區應有價值的社區人，趁12月14日開始可以真正安心出行，不如多在社區散步、消費，端視這裡的居民，有需要也慷慨地扶一把。



又到聖誕，突然想起基督的苦路十四站，「橋」可以用嗎？

願上主的平安歸與一切祂所愛的生命。

下期預告：復活節想生死

思

我想講的社區

# 記述我逐漸陌生的土瓜灣

| 葉子揚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

思

記述我逐漸陌生的土瓜灣

土瓜灣就猶如My Little Airport的《土瓜灣情歌》預言，鐵路的出現令社區進入到一個無法歸去的單程路，伴隨屯馬綫而來的就包括一些區外名店和連鎖店，土瓜灣開始可以找到愈來愈多西式餐酒館，高檔次的日本料理店；同時在網路上亦開始出現不少YouTuber介紹土瓜灣的美食和好去處。土瓜灣就由一塊大家都覺得很陌生的市區「飛地」，變成了其中一個普通的港鐵站沿綫區域。

## 九龍中央地帶的飛地

可能到去年6月底之前一直都沒有鐵路途經的關係，曾經我身邊許多朋友都不知道土瓜灣是在哪裡，然而土瓜灣就好像是九龍中央地帶最後一塊眾聲喧鬧以外的「飛地」（人文地理概念，指在某個地理區劃境內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但這塊被遺忘的區域與旺角、觀塘都只是十五分鐘的小巴途程。

而我卻在土瓜灣從少居住至去年4月離開香港前，已有三十多年，彷彿至今我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這裡渡過。很多區外人聽過、見過的街道、建築物和店舖，我都可能去過；例如在大銀幕見到的益豐大廈，我小學時代其中一位友好的同學就是居於這裡。如果大家搭小巴經過漆咸道北、東九龍走廊橋底下的時候，總有機會聽到乘客喊出「維他奶有落！」在這幢維他奶招牌早已不存在的大樓，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是這裡的住客。

在我小時候，土瓜灣是個很簡單的社區，不用上課我會跟同學到土瓜灣遊樂場（我們當時稱它為「新公」）踢足球，或是在高山劇場旁的足球場看台上閒聊，再不然就是到九龍城道街市的辦館內舖打電子遊戲機。上了中學，學校不在土瓜灣，在區內遊玩的時間就變少了，都是週末跟家人去吃早餐。剛好我家住在北帝街食街附近，所以吃的選擇非常多，可是2000年後自由行和購物旅行團出現，加上較便宜租金關係，導致很多以旅行團生意為主的店舖都進駐土瓜灣。2019年反修例運動前的每個週末我家附近都會有很多購物團遊客，我還記得每逢週末我們都沒有辦法走在行人路上，一出家門就要被迫走馬路才可以去吃早餐，故此在這個時期我是很不喜歡留在土瓜灣的，直至2019年因著反修例運動的社區自救氛圍才出現轉變。

然而，土瓜灣的本質跟很多老社區無異，由於鄰里之間接近，加上街道主要都是單幢式樓宇，大型發展商興建的大型屋苑其實不多，在街道密集區域的大型屋苑只有欣榮花園和較後期落成的煥然懿居，故此大部分店舖都是在地面。而且除了這些做購物旅行團生意的店舖外，其他都是以個體商戶為主，經營的彈性較高，顧客亦主要為社區內的居民。在區內甚少見到以商業奢侈品銷售為主的大型連鎖店，以上統統都是這年代談社區營造工作最經常提及的小店與人情味。

## 生活為主的社區

當我們談到社區營造，在土瓜灣區必然會令人想起人稱「土家」的「土家故事館」，但可能很少社會福利界別以外的香港人會知道，土家原來是聖雅各福群會於灣仔藍屋「香港故事館」的社區工作團隊透過申請「市區更新基金」在2013年籌備，2014年正式投入運作；這團隊成功令土瓜灣鴻福街周邊將被重建的社區做了非常成功社區營造工作，然而因著項目為基金資助營運，以及伴隨市區重建的現實，結果在資助計劃完結後，聖雅各福群會的團隊亦需要退場，幸好得到「社區文化關注」和「維修香港」接手共同營運，土家至今依然存在。

當然傳統非牟利機構的退出，以及缺少了基金充裕的穩定資助，營運成本的確會變得緊拙，但同時也能獲得不需要回應基金成員的自由，以及與政府有著磨擦關係的彈性，在居民組織網絡與倡導工作方面也可以來得更直接與準確，也不需要擔心所謂社工專業光環的枷鎖，反而能夠更平等地全心全意與居民同行。

土家的存在的確激活了鴻福街周邊的社區，真實地紀錄了很多他們接觸到的土瓜灣故事，同時也與作為香港一份子的土瓜灣人共同經歷社區與社會環境在這八年來的大幅度改變。鴻福街的重建項目已進入預備清拆階段，土家受重建影響而遷往工廠大廈，港鐵屯馬綫土瓜灣周邊的路段亦在去年6月通車，香港則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與港區國安法後的巨變。

思

記述我逐漸陌生的土瓜灣



## 陌生的故地

不經不覺至今我離開香港已有一年七個月，我卻發現隨著港鐵屯馬綫的出現，加上社會整體環境與氣氛的轉變，我三十多年來熟悉的土瓜灣，以及香港都令我逐漸地感到陌生。土瓜灣就猶如My Little Airport的《土瓜灣情歌》預言，鐵路的出現令社區進入到一個無法歸去的單程路，伴隨屯馬綫而來的就包括一些區外名店和連鎖店，土瓜灣開始可以找到愈來愈多西式餐酒館，高檔次的日本料理店；同時在網路上亦開始出現不少YouTuber介紹土瓜灣的美食和好去處。土瓜灣就由一塊大家都覺得很陌生的市區「飛地」，變成了其中一個普通的港鐵站沿綫區域。

而且不少市區重建項目都已經在不同的執行階段，土瓜灣亦將會由多樣化、富情感的老社區，演變為一式一樣，充斥大型屋苑、商場、連鎖集團，單一規劃後的沉悶社區，鐵路與市區重建就好像是兩把利刃，將我從小到大認識的故地逐漸切割成碎片，令我覺得在YouTuber影片上看到的土瓜灣，跟香港現在的大環境無異，漸漸失去土瓜灣的獨特個性，愈來愈變得陌生。

## 我們還能擁抱什麼

或許在這個嶄新的時代，我們都需要重新適應，就像我一樣已離開自己過往認識的城市，熟悉的成長社區；但在離開後卻覺得現在的改變令自己感到陌生，同時同步也需要適應自己現時身處的新環境。我們都可能再需要多一點時間來作自我調適，甚至乎是需要作一些創傷處理。

但我確實知道，自己在香港最想念的是人和事，在無法逆轉的大氣候之中，我們還能夠抱緊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和義，在能夠接觸到的情況底下，我們就需要即時或隔空多點擁抱這一份關係與情感，記住和承傳我們曾經的努力與回憶，同時為大家現時的處境互相打氣。

我仍然記掛著我想念的土瓜灣，我仍然記掛著我想念的香港。

# 輪椅上的深水埗

譚永亨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校友

思

輪椅上的深水埗

街友阿海漸漸蹲下身子，對我的輪椅研究起來。他想我展示如何操控電動輪椅，又想看看輪椅的不同功能，再問我為什麼要坐輪椅，進而再想知道我患了什麼病；還有，我怎樣洗澡？怎樣去廁所？怎樣讀書？或者對他們來說枯燥乏味的生活不足為外人道，更令人感興趣的卻是在社區中罕為人見的身心障礙者，

初夏及至，雨聲潺潺，輪子濺起水花，我穿插在人群擔起的雨傘之間，2019年6月10日這一天我架着輪椅第一次到深水埗，開展了難忘的兩個月實習旅程，也開展了一場身心障礙者與深水埗社區的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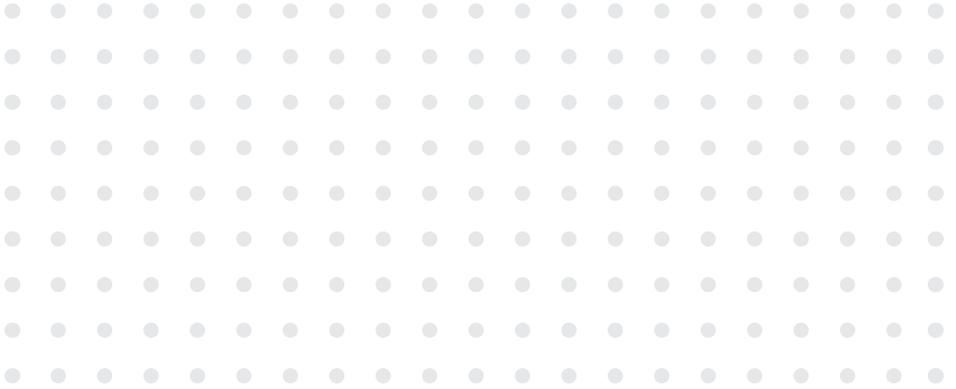
當時是我在崇基神學院的第五年，因前四年自己久泡在神學思辨、教會服侍等等事情上，腦子也被泡軟了，愈來愈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亮光，甚至感到信仰的虛無。於是，我希望找個充滿挑戰的實習，刺激一下自己瀕死的屬靈生命。而當時我巧合地認識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服侍露宿者的林國璋牧師，於是我請求林牧師讓我在他們的群體中實習。

每當我向他提起這件事，他的面上會隱約地顯出難色，或許對於坐在輪椅上，起居飲食需要人照顧的我來說，在深水埗服侍的確是超現實的行徑。

他出入深水埗街頭會有危險嗎？街上的梯級輪椅能過嗎？天時暑熱、落雨斯濕他能受得了嗎？他怎樣能夠服侍癱軟在地的露宿者？這些都是知道我想在深水埗服侍的家人朋友真實問過我的問題，也難怪林牧師在面對我的請求時會顯得為難。幸好在我鏗而不捨的請求下，他最終暫放下疑慮，讓我跟著他進行這次實習。

## 公園中的菩薩？

實習開始了！一個炎熱的星期二晚上，我到粥店載上幾盒皮蛋瘦肉粥，加上少許油條，輪椅拖着一大袋、二大袋慢慢地前進，到通州街公園探望居住在那裏的露宿者。走進公園中的圓形廣場，避雨篷下是光着身子的街友，那消瘦的身軀於單薄的床墊上在沉睡。我小心翼翼地駛過他們的腳邊，怕輪子會傷到他們伸出了通道的腳掌；眼睛忙著尋找還未睡覺的街友，想上前問他們想要粥嗎？要不要加條「油炸



鬼」？說「好」的街友，我就請身邊的義工幫忙將粥送上，然後再提醒他要趁熱吃，再問他兩句生活的情况，不過通常他們只會溫溫吞吞的回覆我一兩句就作罷。

久而久之，我發現他們看我的眼光是不一樣的，眼睛總是向上望，身體總會丁點的向後褪，似是有點不自然。其中幾個老伯反應會比較大，輕聲的呢喃耳語「是菩薩來了！」當刻的氣氛忽然便端莊了起來，公園頓時變了佛堂。這時候我會趕忙「解釋」說：「我不是菩薩！只是個普通的義工，是來探訪的！」然而，氣氛沒有因為我這句說話回復平常，我只好慢慢的褪離這尷尬的場面。

這場面時常發生，每次總會令我很尷尬。我認為這是因為平常人對身心障礙者的印象總是一成不變的，會認為帶有身心障礙的人就是要被人愛護、被人照顧的對象；我們若反過來主動幫助人，場面便顯然突兀。若我們銳意選擇超越障礙，參與在這些不應該由我們做的事情中，就會如超凡入聖，讓人敬重有加。

其實，許多身心障礙者和我一樣，選擇勇敢生活、勇敢進入社區、勇敢幫助別人。這生活模式並非為博取「道德光環」，也不是為了讚賞，更不是為了被人同情，為的是活得像個普通人，成為社會大家庭之中有貢獻的一員，動機既簡單亦純粹。

## 麻甩的聚會

實習過了一個月，我對通州街公園的人、事、物漸漸熟知，於是林牧師對我有新的工作要求，就是在派粥、派包以外再多一天獨自在公園服侍，觀察街友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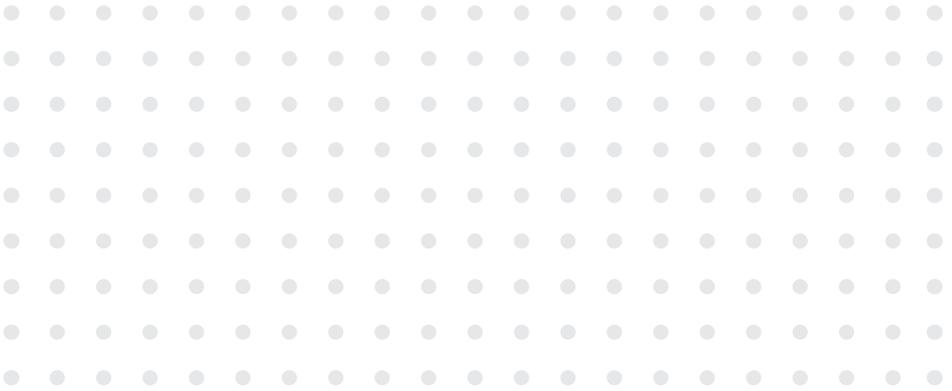
一個暑熱難當的星期五下午，我按照牧師的要求在公園獨自工作。炎夏下午的公園與晚上有別，原本睡滿街友的圓形廣場變得乾淨、冷清，一邊只見幾個老伯悠然自得的在聽收音機，另一邊則是大戲團在練習「查篤撐」；我想街友必定是去了商場避暑，或許今天可以提早收工了。

在一籌莫展之際，我想起公園還有另外一邊，那裡住了許多越南藉的露宿者，頓時我鼓起勇氣到「越南幫」的地頭一看，幸好大部分居住在這一帶的街友還在。靈機



輪椅上的深水埗





一觸，我想到在熱如火爐的公園中，有什麼能比喝啤酒談天更加舒暢，於是走去買了半打啤酒，再戰戰兢兢的走進他們居住的涼亭，嘗試在此刻開個公園麻甩聚會。

當我捧出啤酒，大家馬上爭相領取，冰凍啤酒落肚，眾人臉上難掩清爽涼快帶來的喜悅。正所謂打蛇隨棍上，我主動與他們攀談起來。我問到他們的生活處境，他們卻無可奈何的一兩句帶過。我再問到家庭，他們也一臉無奈的敷衍我兩句便算。看來大家只對啤酒有興趣，對分享生活卻非常避忌，也許聚會就要告吹了。

就在此時街友阿海漸漸蹲下身子，對我的輪椅研究起來。他想我展示如何操控電動輪椅，又想看看輪椅的不同功能，再問我為什麼要坐輪椅，進而再想知道我患了什麼病；還有，我怎樣洗澡？怎樣去廁所？怎樣讀書？還有種種關於我生活貼身的問題，轉眼間談話的主題由他們的生活轉到我身上。或者對他們來說枯燥乏味的生活不足為外人道，更令人感興趣的卻是在社區中罕為人見的身心障礙者，我們的一舉一動是大眾未曾接觸過的。即使露宿者也是社區中的少數，但身心障礙者的故事更不為人所知，這令街友們也為之着迷。

作為一個有二十多年經驗的身心障礙者，我仍然在學習展示自己的路途上，因為每次被人揭傷疤固然有點不是味兒，但正正因為我們願意分享自己身體的情況，便能讓更多人願意認識我們，多了認識就進而能使大家接受不同。

## 傷殘人士與露宿者的碰撞

雖然我在深水埗的實習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並且今年我已神學畢業，但我仍然有參與在服侍露宿者的工作中。漸漸地發現露宿者已經接受了我，他們笑稱我是「橋底大佬」之一！如今已經很少人叫我「菩薩」，我這個「橋底大佬」和他們這些「公園大佬」可以有講有笑，或者還可以來多幾罐啤酒吧！！

經過這次實習，我了解到作為身心障礙者雖然仍難免與別人有差異，但並不代表我們拙於工作或服侍。倘若我們的教會、社區、香港能夠給予機會，身心障礙者必然能當重要的一員，奉獻主愛的國度。

#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魏筱筠  
活動工作員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大半年，通州街公園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訪的地方。這公園是九龍西最大最集中的一個露宿者聚居點，高峰時期住著上百位居民。他們瘦骨嶙峋的肢體彷彿被那些細小的針筒抽乾，扭曲的身形像微垂的枯樹。貧窮和病痛在我的眼前是具象的。

在搜索引擎鍵入「通州街公園」，一篇題為〈親子好去處—通州街公園〉的攝影網誌引起了我的興趣。

「住咗深水埗咁耐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大既通州街公園喺附近，不過我都唔太建議大家嚟，因為……」

這位博主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在公園四處遊走，經過通州街天橋下的玉石市場入去公園，穿梭小賣部、噴水池、八角亭、波地、杜鵑花隧道，拍了許多照片。但是讀到文末，他卻在推薦語中建議大家「冇必要真係唔好去！」原因是「太多道友和露宿者，去廁所都撞見有人喺度打針，嚇死我呀！！！」。

腦子裡出現他說的畫面，我竟笑出了聲。

在深水埗一間社福機構工作了大半年，通州街公園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訪的地方，而這種道友打針的畫面對我來說已經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了。

## 街坊和我

記得第一次踏足這個公園，是剛開始工作不久後的某個週二晚上。

因為第五波疫情在社區蔓延，大量的抗疫物資被送到了像我工作的社福機構。口罩、快速測試包、酒精搓手液，一波接著一波地湧來。如果不迅速將這些物資流轉出去，那麼不用多久辦事處可能連企的地方都沒有。

通州街公園是九龍西最大最集中的一個露宿者聚居點，高峰時期這裡住著上百位居



民。它地處香港貧窮人口最集中的深水埗區，附近還有傳教修女會仁愛之家，元州街露宿者之家等服務露宿者的私營宿舍，通州街公園自然成了流轉物資的一處必經之地。

那次我跟著同事繞過一個一個破破爛爛的床墊，遠遠地遞上黃色單張，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和對方有任何身體接觸。他們瘦骨嶙峋的肢體彷彿被那些細小的針筒抽乾，扭曲的身形像微垂的枯樹。貧窮和病痛在我的眼前是具象的。

派物資的組織輪番上陣，通州街公園彷彿一個流動的劇場，每個角落都有故事在上演。公園的住客們，三三兩兩，打針、抽煙、食飯，不做什麼，應付我們這些源源不絕來關心他們的人。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睡覺、看手機，和我們平時無所事事的樣子並沒有太大分別。通州街公園的住客被公認的是被「寵壞」的窮人，但是他們仍然貧病交加，營養不良，眼窩很深，顴骨很高。

有人看見我們，會走上來和我們說話。

「可不可以幫幫我，我的消費券還沒有收到！」

「我的身分證不見了。可不可以幫我搞下？」

他們認得出，誰是社工，誰是過客，誰可以幫他。不久，我就和同事們一樣，稱這群人為我們的「街坊」。

我的職位叫活動工作員，英文是 Program worker，這是非政府機構聘用的無需專業資格的支援職位。這種職位緣起於2008年經濟逆轉下，社會福利署批了一筆錢招聘三千個臨時活動工作員，協助社署津助的非政府機構提升行政能力的同時，亦支援青年人就業。

在2014年政府即將結束整個計劃時，有一千多個臨時活動工作員面臨失業。其中一些人組織起來去立法會示威，抗議政府計劃短視，要求將這個崗位常規化保留下



來。加上這些臨時職位在各機構中對社工的工作有巨大幫助，大大提升了服務質素，所以後來這種職位在很多社福機構中保留了下來，成為常設職位。

但是這個職位也是出了名的工時長、薪酬低並且難於升遷。如果想薪酬有大幅度提升，則必須修讀社會工作學位課程，取得註冊社工資格，這需要至少兩至三年時間，動輒二、三十萬學費。

## 城市冒險遊戲

每一天，我都會從社工那裡領到大大小小的任務。小到幫街坊買飯、買藥、買褲、陪診；大到幫街坊租屋、搬家、搵工、申請綜援和公屋等。此外，還有因應抗疫政策下的各種工作，帶街坊打針，送抗疫物資，幫街坊「搶」返深圳的過關名額等等。

我所在的這間中心主要服務四類人士：露宿者、更生人士、少數族裔和精神康復人士。這些人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社會上最邊緣的群體，並且大多數人都缺乏支援系統。他們的共通點是：出生貧困，教育程度很低，原生家庭有各種問題，缺乏常態的人際關係，還承受著各種長期病痛或者身心精神健康的問題。很多人早已脫離了原先的社群，渴望隱蔽在都市的暗處。可是即使這樣，這個璀璨都市對他們仍然並不友善。

因為長期缺乏常態的社會和家庭關係，他們溝通能力不足，脾氣不好，說話不清楚，也聽不清楚你說話。有的人總是背著全部的家當在身上，有的人有嚴重酗酒或者藥物濫用的問題。

我的工作就是和這些街頭居民一起做任務，「玩」這個真人實景的城市冒險遊戲。

和這些夥伴一起做任務的時候，不僅要照顧他的身體，還要照顧他的情緒。要想辦法突破溝通的障礙以獲得關鍵信息，還要學習自我消化負面情緒。有時候還要和他一起承受各種被歧視的目光。



要想任務做得順利一點，有些小技巧的。比如早半個小時出門，搞清楚搭什麼車，每個區的社會福利署在哪裡，哪裡的銀行人少不用排隊太久，要見面的人最好提前打電話預約。但是即使做足功課，遊戲想要通關，多試幾次仍然是常態。

雖然隊友看起來總是漫不經心，可是通關的鑰匙卻往往也在身旁的這個夥伴。所以要學會沉默，學習觀看，練習等待，加上適時的鼓勵和催促，直到夥伴願意把通關的鑰匙遞給你。

分享幾個我的隊友。

## 阿嘜

露宿有群聚效應，不同類型的人會在不同地方聚集。除了通州街公園，尖沙咀海旁也是露宿者聚集的中心。在社協 2007 年出的攝影集《野宿二》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背景是香港最賣錢、最美麗的夜景；四周沒有汽車廢氣沒有嘈雜聲；交通差不多是全港最方便，座落香港心臟地帶，要什麼接駁的車也有，偶然還會傳來古典音樂做配樂……難怪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宿的，都叫這裡是「文化大酒店」。若與其他天橋底或路邊環境相比，這裡的露宿環境，真可說屬五星級。」

文化大酒店的居民很多是因為遇到臨時的經濟困境或者人際關係危機而在這裡住下。相比於通州街公園，這裡的居民彼此之間是相對疏離和獨立。有些是低收入的基層勞工，為了省下每個月幾千塊的租金，他們用揸包做枕頭、紙皮做床墊，放工後就來這裡和衣而睡。很多外籍人士也選擇在這裡露宿，阿嘜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嘜來自約旦，說阿拉伯語，是尋求庇護者，更通俗一點，他是個難民。

我們在文化大酒店遇見了他，幫他租住了深水埗的床位房。這種房間，小小的一間有十多個床位，上下架，每個床位月租1500-1800元不等。相比於別的床位房，這一間剛裝修沒多久，租客還不多，並且業主承諾晚上會開冷氣，算是剛入職不久的我能接觸到的最好的房源。



入住當天，阿嚙就和業主發生了爭執。因為房中安裝了監控，阿嚙表示自己是租戶並不是囚犯，不能忍受這種被監視的生活。業主很委屈，從來沒有住客向他抱怨過這問題。安裝監控是出於安保原因，他本人幾乎從來不看，但是所有人都會因此更放心，所以二十四小時監控錄影是這種床位房如基礎設施一樣的存在。

沒過幾天又有新的衝突。我在半夜接到阿嚙的電話，他焦慮地告訴我房間太熱了，他睡不著覺。原來為了省電，業主一再限制開冷氣的時長。而隨著房間的住客愈來愈多，那裡已經悶熱難耐了。

對阿嚙來說，住屋並不是他最大的擔心。他最擔心的是被遣返約旦。他從認識我的第一天開始就不停地求我，讓我幫他去高等法院查閱他的卷宗，請求高院能撤回對他庇護申請的裁決。他用濃重的口音和激動的情緒告訴我，如果被遣返回約旦，他將面臨多麼可怕的酷刑和審判，即使身在香港也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全感。

另一件他擔心的事是注射疫苗。因為不久前做過手術，他很擔心打疫苗針令身體會有不良的反應。那時候是四月底，政府推行的疫苗通行證，要求12歲以上人士必須接種至少一針新冠疫苗，才可以進入街市、餐廳、理髮店等的「指明處所」。國際社會服務社的社工幫他預約了在佐敦的官涌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他求我陪他一起。接種中心了解到他是外籍人士，拿出了各種語言的疫苗接種手冊，其中有烏爾都語、印地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等，偏偏沒有阿拉伯語。我們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向他解釋打針的流程，安撫他打完針會在觀察區休息十五分鐘，所以如果身體有任何反應都可以即刻送他去醫院。

最終他打了針。那日和他告別後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見他。直到幾個月後，我帶新的街坊去租住那間床位房，才知道阿嚙曾經把攝像頭挪了方向，但是業主又把攝像頭挪了回去。和那裡的其他本地人住客一樣，阿嚙用布簾密不透風的遮起了自己這個狹小的空間。

## 兩位林布和一位丁生

林布是兩個尼泊爾人，他們都叫林布。後來我得知這是喜馬拉雅一支山地原住民的族名。因為疫情失業，他們交不起租，住進了「文化大酒店」。我們幫他們申請宿舍，申請綜援。

因為語言障礙，我對他們所知甚少。我不知道他們怎麼來了香港。但是和大多數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基層男性一樣，他們從事倉務、地盤、保安、清潔的工作。即使在這裡生活了十多年，他們也不會說粵語，更談不上融入本地社群。

其中一個林布沒有結過婚，父母在尼泊爾過世多年。另一個林布有兒有女還有老婆，只是他們都不會來香港，而他也沒有錢回去妻兒身邊。林布（們）有自己的本地社群，但為了依附這個社群，他們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每月的綜援金，大部分都要上交掉。不是因為有人去世了，或是要隨份子錢（賀禮紅包），就是被迫借給朋友有去無回。然後在剩下的時間裡，林布（們）會用酒精麻醉自己，在公用廚房裡煮米飯，一天只吃一餐度日。

今年已經六十多的丁生是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越南人，申請永久居民身分證的時候，福利署的公務員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他是我們的老街坊，懂得有需要的時候在我們的辦公時間來找社工求助。他用社署的租金津貼在荔枝角道的一棟唐樓租了個劏房。獨居的他常年靠藥物來助眠，每個月數千元的綜援金都用來買鎮靜劑。我們幫他申請了公屋，登記了消費券，申請了樂悠卡（長者卡）。

他年輕時做了許多年地盤工人，和許多像他一樣的男人一起，起了屯馬線。他告訴我很多工程都死了很多人，慶幸自己還活著；但是雙腿勞損仍要每天行八層樓梯對他來說很辛苦。他問我什麼時候公屋申請才有消息，根據官方統計，截至2022年6月底，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是六年。而作為單身男性，還要再長三四倍。我不知道他的公屋什麼時候才有消息。



## 雲誠咖啡吧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再來到通州街公園，這天這裡沒有派物資的人頭攢動。沒有警察，也沒有鏡頭。公園變得安靜和慵懶。在溫暖卻不刺眼的陽光下，貧窮、打針、殘疾和傷口變得沒有那麼可怕。

在八角亭的噴水池邊，我遇見了雲誠，大家慣了叫他阿誠。

很多年前，他曾經也做過街頭的居民，再之前，他是個經驗豐富的扎鐵工人。經營回收生意的原生家庭小富即安，可惜的是阿誠十四歲就染上賭癮，走上了一條起起落落的坎坷路。後來遇到嚴重的工傷意外，在治療後接受了福音，開始踢波，參加球賽，反反覆覆，最終戒了賭，又重新找回人生方向。

我認識阿誠是因為行山。他是機構行山小組的恆常義工，每隔兩周他會帶領一班年長體弱的街坊去郊遊。年過六十的他體力驚人，日行十多公里，每天穿梭在四分之三在香港；行完山還會回到通州街公園，參與各種類型的義工服務，義剪、派飯，是許多機構的在地聯絡人。

每個星期五的下午，他會在噴水池邊幫公園的居民沖咖啡。

「有咖啡、奶茶和熱朱古力，你要什麼？」

「我要咖啡。」阿褲嘻嘻哈哈，來討一杯咖啡。「我一週都在等這一杯咖啡，喝了這一杯，才知道又一個星期過完了。」

## 在這裡生活

人們看這群公園裡、街頭上的居民，污糟邋遢、坑蒙拐騙、沒皮沒臉，精神恍惚，常常避之不及，但是和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之後，我也看到他們的另一面。他們有喜有悲，有正義有幽默，也散發人性的光輝，對所愛的人極為溫柔耐心，對社群相互分享亦相互承擔。

來香港十三年了，我常常聽到長輩們說：「香港地搵食可不易。」那時候，我不想和這裡有長遠的關係，只在學校和家庭之間走動和生活。這份活動助理的工作卻似乎讓我多了一些留下來的勇氣。

我看到陷入最倒霉境地的人，也可以幽幽地低聲說出：「我真的沒錢交口罩罰款（沒錢交在行人路踩單車的罰款），你拉我坐監吧。」然後這個倒霉蛋輕輕吐一口氣，扔掉了法庭寄來的傳票，重新回到公園裡。

我看到又一次從監獄放出來的人，毫無辦法，只能重新踏上舊路，重複過去。但是他告訴我，他想找一間這樣的房子，其中一間給兩個人住，另一間給另一個夥伴，讓他們三個天涯淪落人可以一起生活。

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承載了七百五十萬人的生活和夢想，很多事情，即使很小，也需要和幾個人分著做。有些人一輩子都住在同一屋簷下，為了一塊小小的空間，家人不和，親人反目。有些人遇到挫折，無法面對家人；也有人把空間讓給了家人，自己在街頭才終於能夠體驗獨立和自由的滋味。

不記得是誰，跟我說起了通州街公園以前的故事。

那時候居民們還住在公園外的天橋下。本來只想躲在城市的縫隙中寄居，卻因為周圍的地產發展，四處要起高樓，政府下決心清場，在天橋下圍起了柵欄，設起了路障和石塊，使那裡「長刺」，成了無法立足之地。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

那一夜，天陰無月，無處安身的居民們帶著他們的傢什，跨越了紅海，進入了這美麗的應許之地，從此就住了下來。這裡的人彼此認識，相互照顧，在這裡休息，在這裡生活；彷彿他們從來就生活在這裡。雖然這生活在外人看來有許多問題，但畢竟這生活不是別人給的。他們已經在自己可以選擇和努力下，過上了對自己最好的生活。

對於曾經輝煌坎坷崎嶇的人生來說，他們也許從來不需要什麼救贖呢。

這些是我想告訴你的社區故事。



# 天水圍的綠巡禮

諾文小兄弟

樹藝師，方濟之家、綠怡坊創辦人

思

天水圍的綠巡禮

**我們種樹，目的並非只是替公園或休憩處填滿空間，我們需要考慮樹木的生長習性，與周邊環境和其他植物是否互相配合；我們在社區裡栽種樹木，要顧及周遭有很多不利樹木生長的因素，例如：大小不一的車輛、行人路段和高矮不同的建築物。根據這一系列的「度量衡」，你會否有新的角度看天水圍社區大片大片的花樹？**

## 天水圍的綠色比率

香港地少人多，需要不斷開拓新的土地，也有必要發展更多新城鎮。其中，我覺得天水圍頗特別。記憶中，我第一次聽到「天水圍」的名字感到非常陌生，覺得是在很遠很遠地方，簡直有一種回鄉的感覺。因為在電視等媒體中得知，天水圍這個社區，原初大多是農地，居民也大多是農民，換言之比元朗、洪水橋等更為鄉郊。大概是天水圍的民居和農地到了政府設定的限期，須要清拆遷離，儘管居民用盡各種方法想繼續留守，甚至與警察起了爭執，也是不得要領。不過我亦估不到，有一天我竟然搬進了這社區。打造過的天水圍，在設計上有其優勝之處，正因為什麼也沒有了，就可以按規劃實現政府的藍圖。可是如果細看一下，不難看到的是社區內的住宅佔地的比率相當高，意味著在這區居住的人，必須要經過一番交通才能去其他社區工作。幸而近年不斷地發展交通網絡，使天水圍的交通便捷程度迅速提升。

其實以居住來說，我覺得這個社區很不錯。屋苑之間有相當的距離，即使是公共屋邨，邨內的空間感亦相當充足，而且種了很多花草樹木。這點亦是我想分享多一點的，因為我對一草一木情有獨鍾。

天水圍有著大大小小不同特性的休憩花園，具有很大教育意義的濕地公園亦在其中。其次是康文處轄下的休憩點，最大的是天水圍公園，接下來的是天瑞路公園、龍園、天柏路公園、天河路遊樂場、嘉湖公園、天秀路公園、天業路公園、天恩亂石陣休憩處、麗湖休憩處，以及天慈花園等。可以想像其綠色比率實在算很不錯，而且公園內栽種了不同種類的樹木和灌木叢。

## 適地還要適樹

或許我對樹木有多一丁點的要求，因此我仍覺得有很多可改善的空間。其實現時政府對綠化確投放了些許資源，如果能對所作的事有定期檢討的話，我相信會有更佳的效果。首先，我們不難發現公園內栽種樹木的做法，是分成一群一群的品種。但這不是因應某一設計或特色而安排，而是該段時間較多人論及，或者是那品種比較熱門，又正當政府需要進行補種或新種樹木，那就進行一個批次的種植。例如在天水圍公園和天瑞路公園，不難見到在行人道兩旁，一直走下去都種滿了大葉紫薇（*Lagerstroemia speciosa*）和不同類型的風鈴木屬<sup>1</sup>（*Tabebuia*）。很難說這樣大片大片種樹是好或不好，只是有些原則必須考慮。我們種樹，目的並非只是替公園或休憩處填滿空間；而是須要了解樹木的特性，並配合公園和休憩處的主題設計及地形特色。縱使沒有特定的主題或設計特色，我們亦需要考慮其生長習性，與周邊的環境和其他植物是否互相配合，例如樹木的樹形、樹冠幅度、成樹高度、抗風能力、抗鹽能力等等。需要考慮周全，顧及各方面，才算是「適地適樹」。根據這一系列的「度量衡」，你會否有新的角度看那大片的樹木？

其次是保養，對樹木作定期跟進，猶如人的身體需要作定期檢查。現時我們在社區裡栽種樹木，要顧及周遭有很多不利樹木生長的因素，例如：大小不一的車輛、行人路段和高矮不同的建築物，我們需要對這些因素作整體評估，然後製定方案，才能定期跟進。例如樹木會否過高，會否容易在颱風季節被強風吹斷？那麼便需要降低高度或縮小樹冠；又或者樹冠會否過密，容易產生病蟲害或產生弱枝？那就需要進行疏枝。另外如要栽種樹木在行人路面的樹穴時，樹穴也可能需要適時作出修整，例如需要擴闊樹穴或因樹根弄破地面，就要小心在不傷害樹根的同時又要重鋪地面，否則保護了樹，行人卻容易因此而絆跌受傷。諸如此類的各種工作，我們都需要有專業人員對樹木定期全面檢視及擬定護理計劃，這就是樹藝師的職責了。樹藝師猶如樹木的醫師，要替樹木進行「望、聞、問、切。」的診斷。不要以為我們不能為樹木面診問症，其實樹木有自己的方式和身體語言告訴我們一些訊息，只要

1. 根據分類方法，依次為：界、門、綱、目、科、屬、種。因此一個「屬」之下，便會有很多個「種」。而所謂風鈴木屬，意指有很多不同品種的風鈴木，而大家同屬於風鈴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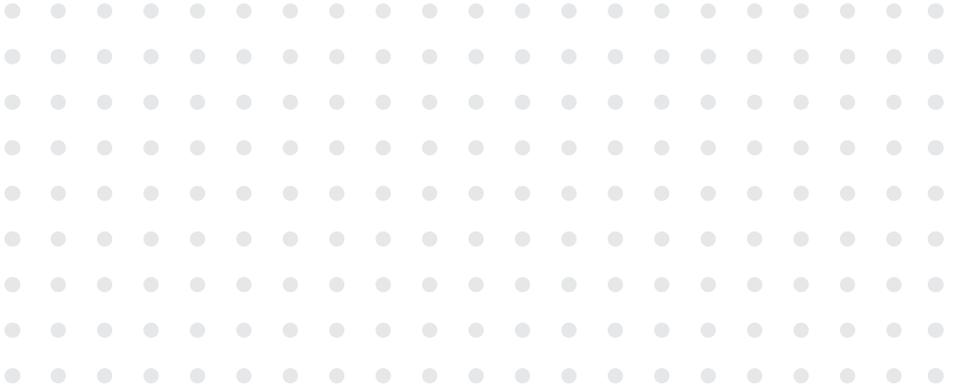
我們耐心靜心觀心，便能接收得到。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教育。既然我們希望綠化計劃做得成功，便應該讓更多人了解箇中原委。例如讓大眾容易取得了樹木的資料，樹木名牌都是個很好的方法，近日我留意到公園已經開始採用新的樹木名牌，內裡包含二維碼，大眾只要掃描名牌上的二維碼，便可以取得該樹木品種的詳盡資料，簡單快捷和清楚。用二維碼更有一個非常便利的好處，就是容易修改。倘若要更新資料，只需在二維碼的連結上進行更新，無需重新做樹牌，又是既方便和快捷，而且更合乎經濟與環保元則。

## 天瑞輕鐵站的路軌旁

說了一堆理論，還是回頭看看天水圍社區的樹木出了什麼問題。前面我嘗試由兩種樹木（大葉紫薇和風鈴木）帶出適地適樹的種樹原則，但是一個很壞的例子是，在天瑞輕鐵站的路軌旁，竟然栽種了數株花葉欖仁（*Terminalia mantaly* 'Tricolor'）。原意是用來填補已枯死的樹，本應就要非常小心選擇種類，因為是種在路軌旁，必先要考慮會否對路軌構成危險；但竟然千揀萬揀，卻選了這完全不宜的品種。要知道，花葉欖仁是大樹，其樹冠可以非常大，一但長起來，定必對輕鐵路軌造成影響。如果要以修剪去解決這問題，便需投放一定程度的資源，包括工具和純熟的技巧。因為這個品種的樹型，是一層一層向上，呈塔型，要控制樹高和樹冠，作修剪時有一定的難度。如果馬虎應付，修剪後形態變得古怪，難以達到美化效果之餘，更增加對樹的壓力，以及周邊環境的危機。所以栽種時，後續保養都是須要一併考慮的。可惜現時因為每個項目都拆件分別外判，而且欠缺整體的計劃與管理，日後遇到問題時，才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上文提到很多時都會有單一、大群組的種植，這個情況在天水圍區內都幾常見。除了先前提到有火葉紫薇和風鈴木屬之外，遠早期都栽種了不少火焰木（*Spathodea campanulata*）和白蘭（*Michelia x alba*），這兩個樹種的特色是木質都很脆弱，而且生長得都非常高。在管理上都存在相當的風險，因為在強風之下容易折斷。所以我們必須經常控制樹高及樹冠密度，使其通風性良好，而且亦容易提供照顧。只是我



在區內所看到的火焰木和白蘭，大多數都是很難看的，既沒有樹形美態，又多斷口枯枝。這都是因為當初種樹時，沒有好好考慮其日後護養需要，到後來，又花不起資源照料，便落得如此下場。

## 不妨落區走一趟

說到教育，看來發展局的綠化、園景和樹木管理組都花了點功夫，在網頁上會看到編訂了很多資料。不過，事實上這些資料與在區內所看到的，是否同一回事！？資料教育大家樹木該如何修剪，但在公園或街道上的樹木修剪卻是另一回事，確實匪夷所思。還有樹木名牌，曾有兩種樹木很難辨認，因為它們都非常相似，就是秋楓（*Bischofia javanica*）和重陽木（*Bischofia polycarpa*）。有一天我竟然在樹木名牌上見到「秋楓／重陽木」，頓時目瞪口呆，究竟怎麼搞的呢？！如果未能肯定，不如不掛名牌，有錯便更正，絕不能以這樣的方式胡混過去。在水圍區內，同樣容易混淆的，還有紅花羊蹄甲（*Bauhinia purpurea*）、宮粉羊蹄甲（*Bauhinia variegata*）和洋紫荊（*Bauhinia x blakeana*）。驟眼看，的確難以分別，容易辨認錯誤，不過留心看，倒能找到相異之處的。有機會，我很樂意帶大家實地考察一下。

寫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喚起大家對樹木與生態多一點關注，也多留意樹木與我們的關係。所謂的生物多樣性，除了真的有著各種類型生物，能維持整個生態系統之餘，我相信所有具特色的東西都該有其席位，以豐富我們的思維、刺激我們前進。反觀現時屋邨商場的類型，以及社區內存在的店鋪，通通都是一式一樣的，在我看來，這其實都與生物多樣性背道而馳。因為一些小商鋪，就好像生態系統裡的一些小物種，雖然微小，但對於整個大系統而言，亦有其價值。或許要進化，但不該滅絕。我深信，我們要走向的是多元、共存的世界，這樣的思想才能讓我們更能前進、更能進步。

# 「路」作為認識社區的中介

孔維樂

喜愛社區散步

IG: Lokday31



路作為認識城市的中介

試想像一個沒有路的社區，人們是無從認識這地方。

散步就是人認識社區最方便、簡單、直接和廉價的方法。

人願意到社區散步，都要問該區的「可行性」(walkability)。

社區除了自己，還有很多「他者」(others)。

「路是人行出來的」。

## 一、路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十四：6）耶穌用「道路」這隱喻有多重意思，其一要表達的是耶穌自己的身分與工作。試想像道路是怎樣助人通往目的地？耶穌就照樣幫助相信的人通往父家。路有一種功能就是「通往」。在社區中，路成為了中介，幫助我們通往不同的地方，使我們認識城市。試想像一個沒有路的社區，人們是無從認識這地方。

## 二、散步

有了道路，就好易「散步」。散步就是人認識社區最方便、簡單、直接和廉價的方法。很多文學家或學者會選擇散步來認識城市。日本的山納洋更出版了《散步學入門》。法國哲學家Guy Debord 主張「漂流理論」(Theory of Dérive)，在他看來，漫無目的的社區漂流，是歸回心靈的精神世界的方法，同時是抗衡現代世界的虛假、造作與謊言。有別於導賞，散步不用依賴「某人」的知識與經驗，和對社區的講解，全靠「自己」親身步入社區的觀看、聆聽、感受和接觸。散步不用倚賴「某人」精心設計的路線，因為散步「本來有一路，隨心散出去」。

散步在於「放鬆、放下和放空」。放鬆可透過重複的拉筋或呼吸練習，也可加入信仰的默想元素，待繃緊的肌肉鬆弛下來。那要放下什麼？放下平日既定的角色，放下慣性的生活模式（如看臉書覆whatsapp），放下前一刻發生的事，放下後一刻手上未完成的工作，放下急於要表達，放下心頭的煩腦。放下後心靈慢慢騰出空間，人也漸漸意識到自己的心「在」（present），跟隨內心的聲音，心要人前往的，就

是最真實的自己想前往的。前往的地方，往往是生命未及未知的陌生領域，讓人充滿期待和驚喜，人也總是想冒險去看看這未知的領域。過程需要開放，容讓突如其來的事情發生。不用怕錯，因為散步不會有錯，只有不斷的發現。人在不穩定中份外意識到自己內在的不安狀態，同時間也在學習信靠。

社區散步從心而發帶來的新眼光，使同一個社區變得不一樣，身體和心靈像重新與地區的一切連結，又與一切的關係中發現自己。散步旅程帶來一點圓滿，一點得着和一點點的滿足。

### 三、可行性

人願意到社區散步，都要問該區的「可行性」(walkability)，「這是一個可給人散步的社區嗎？」油蔴地佐敦屬於老區，但「可行性」比今天所謂「新」的市區更為優勝。

舊區的每段路夠「短」，漫行（不多於一分鐘）就會出現「轉彎位」，其重要性是有「停頓／小休」的機會，二來隨時可轉往另一條街繼續行。加上大廈與大廈之間的距離形成了後巷，生出多條穿梭往來的步行路線。社區馬上變成迷宮，又是探險的樂園，其變化總不沉悶生厭。

地鋪的小店分立道路的兩旁，多元且具歷史文化特色，不單提供了不同的景觀，也提供人與人之間相遇聯繫的互動空間。所謂的舊區人情味由此而生，彼此交流知識，交換資訊，自然生出友誼，增加了行區的動力。

街道的「可行性」最重要是方便到該區的居民，可以在五至十分鐘內買到他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若然常常靠搭車去另一區才買到東西就太費時失事了。城市的「安全」（如工程、噪音、空氣、衝突、政治或罪案）都會影響街道的「可行性」。

一個「可行的」社區，必然是吸引人留低、使人嚮往、叫人難忘和身心都會產生正向的能量。一個「可行的」社區，是把財富重新分配到社會「應該」的事情上，而



不是建築在「唔等洗」，拒平民於千里外，行到死都找不到休息點和洗手間，單一沉悶和昂貴的樓宇、商場、行人天橋、廣告牌、交通和花盆上。

#### 四、擴大範圍

社區除了自己，還有很多「他者」(others)，包括不同背景、膚色、年齡、性別、學歷、際遇和階層的人，也包括非人的動物和各樣的器物。透過他者的視覺、生活路線和價值，可以擴大我們對社區的認識。

例如，可以「尾隨」(Shadowing)一位無家者一天的生活，他在哪裏休息、吃飯、睡覺、結識朋友和解決生活需要等等。可以從一隻貓的路線發現另一種社區景觀，從而建立動物友善的社區環境。可以追蹤一個發泡膠盒在城市的流動，貫穿所有基層的朋友。又或透過單車等外置工具，認識社區另類的族群。他者的出現，永遠在提醒我們，生活要抗衡單一、沉悶和死板，擁抱獨特的生命，在我們這個自我中心的世界，在我們以愛永遠有另一把聲音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的出現，這個可能性是透過社區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闖進我們的生命，他者永遠在改變我們的生活。

#### 五、未來「還有」路嗎？

香港很多社區進入大規模的重建，不難想像重建的內容，剷去街道，以及街道兩旁的小店（無論是傳統或新興），小店的重要是保存生產技術及過程、特色產品、傳統、器物、家庭關係、相遇和自主的空間、自然而然的社區經濟以及人情味等。重建後，所有活動納入商場管制之內，為推動消費文化加速貧富懸殊，更多失業和垃圾工作，階級擴大，進一步割裂。城市再沒有街道，一切成了單一乏味的景觀，地鐵與地鐵之間的長廊成為認識城市的唯一途徑。還有所謂的休憩公園和特色藝術區空間，為了進一步被審查和管制，人民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失去了真正的藝術，失去了真正的生活。

重建不能推翻及逆轉，談改革，我們容易陷入灰心抱怨：「世界真的可以改變嗎？」但灰心的下一步就是「放棄」。在昏暗的環境下，可以抱怨，但不停留在

此，古人有話：「路是人行出來的」。

「LOOK RI  
望右」

# 社區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踐行

龔立人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思

社區與日常生活的空間踐行

雖然「空間踐行」是極力不受「再現空間」限制，但空間踐行也會成為另一「再現空間」，限制了別人的空間踐行。所以，空間踐行需要有百夫長的跨越性，保持開放，為別人開拓空間，並有勇氣批判令人窒息和不義的空間踐行。這一切是在日常生活發生。

社區的出現是由人們的聚、經意與不經意的生活而形成，但同時，社區的出現也同時是規劃下的結果。在「規劃社區」，人們會不自覺地按規劃社區的意識形態來生活。例如，道路不只是社區與社區之間的連繫，更可以是一種界線，即以道路保護或隔離某一社區，令其他人不容易或不會刻意到達這社區。山頂社區的道路設計、交通配套和土地用途等就規劃了這社區特性。這是Henri Lefebvre所講的「再現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雖然人們生活被規劃了，但人們的創造力總會令他們刻意或不刻意創造他們自己的生活，不完全受「再現空間」規範，甚至有時成功或短暫改變空間的意思，這也是Henri Lefebvre所講的「空間踐行」(spatial practice)。<sup>1</sup> 以下，我嘗試勾劃一些空間踐行的經驗，並從中引發的神學思考。

## 不容許或不歡迎的「空間踐行」

雖然「空間踐行」有其自主性，但它不是想像中的自由，因為不遵守空間規則的活動就是違例，會遭檢控。例如，不按交通規則駕駛或亂過馬路就會遭檢控。空間規則有其重要性，但不是一切破壞空間規則就是錯。我想起幾個片段。第一，小販和「走鬼」。這裡所指的小販是沒有合法資格在公共地方擺賣者，他們要「走鬼」，避開執法者，免被檢控。規劃社區者認為小販阻街、剝削附近小商戶利益、影響市容等。然而小販的阻街是否只可以從禁止他們出現就可以解決？社區是否有為小販安排相對便宜開檔擺賣的地方（例如，市集）？小販為社區和市民是否也帶來好處？市容是按甚麼參考來界定？第二，2014年佔中事件讓我們對空間有新的體會和思考。彌敦道的旺角段、夏愨道的金鐘段、軒尼斯道的銅鑼灣段等是車路，只給車輛使用；但是在七十九日佔領期間，這些道路竟成為人們聚和散步的地方，並共同探討與社會相關議題的空間。休憩不再限於在規劃的公園，更可以在馬路。這違法

1.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的佔領行動孕育了日後深耕細作的社區生活。第三，社區中「一樓一鳳」的性工作者。在上海街一幢唐樓內，有一間教會，也有數個一樓一鳳單位。教會不想其會友被其他人誤會為嫖客或性工作者，選擇搬遷了。傳統來說，我們會將黃賭毒放在一起討論，所以，一樓一鳳的黃是違反道德的（一樓一鳳沒有違法）。在道德清潔下，他們被限於某一社區（某一條街）或以隱藏方式出現。他們是匿名或隱形的空間踐行者。

以上幾個片段嘗試指出不同人以不同空間踐行參與社區生活，從中突破再現空間。但是他們卻遭到不同程度的否定和排斥。或許，我們需要一種跨越性空間踐行的思維，從而可以反思習慣了的再現空間。

## 跨越性空間踐行

有關跨越性空間踐行，我想起聖經一個故事，耶穌進了迦百農，有一個百夫長進前來，求他，說：「主啊，我的僮僕癱瘓了，躺在家裏，非常痛苦。」耶穌說：「我去醫治他。」百夫長回答：「主啊，你到舍下來，我不敢當；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僮僕就會痊癒。因為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做這事！』他就去做。」耶穌聽了就很驚訝，對跟從的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沒有見過。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國的子民反而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在那裡要哀哭切齒了。」耶穌對百夫長說：「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時，他的僮僕好了。（馬太福音八章5-13節）

第一，百夫長的空間踐行要跨越由社會身分建立主人與奴隸的界線。耶穌時代的奴隸是沒有尊嚴的。主人對奴隸有絕對權力，主人可隨意粗暴對待奴隸。奴隸是沒有自由，沒有保障和沒有聲音的一群。奴隸只是物件。百夫長的跨越性空間踐行沒有消除主人和奴隸的身分，但卻不接受當時社會對主人和奴隸身分的界定。這反映在兩件事上。百夫長為他患病的奴隸著緊，設法為他尋找醫治的可能。此外，他稱呼



他的奴隸是朋友（節6）。當下有什麼社會身分先為我們定下界線，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淪為權力關係多於平等和尊重的相遇關係？

第二，百夫長的空間踐行要跨越由身分政治建立的界線。簡單來說，身分政治指個人以他所屬的種族、族群、文化和性別為自己及其所屬群體爭取權益的行動。故事沒有清楚交代百夫長的身分，但他不是猶太人。否則，耶穌不會下這評語，「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沒有見過。」（節9）猶太人長老讚賞百夫長為猶太人建造會堂（節5），不只是因為百夫長做了一件好事，更是因為這是一件他沒有責任要做的事。百夫長跨越了由猶太人與外邦人身分界定他們如何看待和相處。第一，百夫長沒有因他的種族被猶太人稱為外邦人而以同樣排斥的態度對待猶太人。第二，百夫長沒有只為自己種族求福利。跨越性空間踐行不需要放棄自身身分，而是保持向他者開放，並為他們爭取合理對待。

最後，百夫長的空間踐行要跨越由道德建立自我形象的界線。猶太人長老對百夫長有高度的評價，這高度評價或許塑造了百夫長對自身的理解，即他可能漸漸相信他是配得被尊重的好人。當猶太人長老向耶穌極力推薦百夫長時，百夫長卻說自己不配見耶穌。這是因為耶穌比他大還是因為他從來就不覺得自己配被稱為好人？當眾人將百夫長抬得很高時，他沒有因而要維護這由道德建立的圖騰，反而誠實地和謙卑地跨越外界對他的界定。

百夫長的跨越性空間踐行改變了主人與奴隸、猶太人與外邦人、道德與不道德等關係，從而促進一個有溝通、包容和自由的社區。

## 挑戰

雖然空間踐行是極力不受「再現空間」限制，但空間踐行也會成為另一「再現空間」，限制了別人的空間踐行。所以，空間踐行需要有百夫長的跨越性，保持開放，為別人開拓空間，並有勇氣批判令人窒息和不義的空間踐行。這一切是在日常生活發生。



本刊乃非賣品，免費供有興趣人士或團體索閱，歡迎捐款支持。請填妥下面回條擲回本會。謝謝！

姓名／團體名稱（中）：\_\_\_\_\_

（英）：\_\_\_\_\_

地址：\_\_\_\_\_

\_\_\_\_\_

電話：\_\_\_\_\_ 傳真：\_\_\_\_\_ 電郵：\_\_\_\_\_

每期數量 \_\_\_\_\_ 本

自取

郵寄（請附郵票）

本地郵費一年四期港幣二十八元 ×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海外郵費一年四期港幣四十八元 × 每期索取數量 \_\_\_\_\_ = \_\_\_\_\_ 元

（如非港幣支票，請另加銀行手續費港幣六十元）

我願意奉獻港幣 \_\_\_\_\_ 元支持《思》出版經費

合共金額：\_\_\_\_\_ 填表日期：\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

寄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電話查詢：2398 1699／圖文傳真：2787 4765）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寄發收據、月訊、期刊，以及聯絡課程活動消息之用，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398 1699查詢。